

佛祖統紀卷第四十六

宋咸淳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竭五

法運通鑒志第十七之十三

哲宗

神宗第六子母徽成皇后朱氏十二

月七日為龍興即

元祐元年高麗王子祐世僧統義天來朝教

授部蘇軾館伴有司共張甚設

共張作供帳請見漢書禮

佛五

義天四上表乞傳華嚴教乃救主客揚傑
送至錢唐受法於慧因淨源法師復往天竺
謁慈辨諫法師傳天台教見靈芝照律師請
戒法及資持記至金山謁佛印元禪師坐納
其禮揚傑驚問其故元師曰義天異域僧耳
若屈道徇俗何以示華夏師法朝廷聞之以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二〇〇冊

師為知大體義天既還國乃建刹傳教奉慈
辯為始祖復寄金書華嚴經新舊三譯於慧
因建閣以藏高麗寺
二年七月張商英遊五臺中夜於秘魔巖見
文殊大士身在金色光中九月自太原出按
壽陽至方山昭化院即李長者造論之所於
破屋下得華嚴決疑論疾讀之疑情頓釋即
移縣為長者立像有圓光白色見於山南於
是父老并請新其院商英乃為之記
三年教內侍齋黃金往東林繼飾神運五殿
佛像。主客揚傑詣雙林禮大士輪藏瞻仰
之次輪忽自轉大衆歎異傑為贊以記其事

傑嘗以淨土之道為自信繪丈六阿彌陀佛
隨身觀念壽終之時感佛來迎端坐而化
四年翰林學士蘇軾知杭州道過金山謁佛
印禪師值師集眾入室軾竟造之師曰此無
坐處內翰何來軾曰暫借和上四大作禪牀
師曰有一轉語若答得當如所請若擬議即
留所繫玉帶軾許之置玉帶几上師曰山僧
四大本空五蘊非有內翰欲於何處坐軾果
擬議師急呼侍者曰收取玉帶永鎮山門遂
取納裙為報師有偈云和嶺外病骨真堪上
食承師院改與子追四歲不能行及來抗請
辯才法師為落髮摩頂數日即善步軾賦詩

為謝有師來為摩頂起步趨奔鹿之句
五年神智昇法師德來居越之興福時清
獻趙公抃為帥適亢旱大疫久禱不應遂請
師迎大士入府治懇禱一夕雨如霖疫病亦
息抃奏于朝賜所居曰圓通錫師號曰神智
初是吳越王錢鏐鎮越患目眚夢素衣仙人
賜五言來自永嘉明旦有永嘉僧投牒以大士像
獻言得之海潮示夢欲歸越城武肅即具威
儀迎之一見像即目明乃創菴曰興福以奉之
七年潁川守臣蘇軾言佛陀波利塔院折椅
屢驗乞降敕額詔賜光梵之院波利在唐儀
鳳初復回西竺取尊勝呪經再來譯傳後至

穎而亡里人塔其身造塔以嚴事之前志言
梵本入五○執弟轍謫高安加時洞山雲菴
與聰禪師一夕同夢與子由出城逐五祖戒
禪師已而子瞻至三人出城候之語所夢轍
曰八九歲時時夢身是僧往來陝右又先妣
孕時夢眇目僧求託宿雲菴驚曰戒公陝右
人一目眇遵數其終已五十年而子瞻時四
十九自是常稱戒和上○四明延慶中立法
師令門人介然郵福泉延受業創十六觀堂以延
專修淨業之士延平陳瓊為之記唯字堂中
同南教於
立法師
八年知定州蘇軾繪水陸法像作贊十六篇

世謂辭理俱妙今人多擬眉山
紹聖二年蘇軾謫惠州韶陽南華寺重辯請
軾書柳宗元六祖碑復題其後曰釋迦以文
設教其譯于中國必託於儒之能言者然後
傳遠故大乘諸經至楞嚴則委曲精盡勝妙
獨出以房融筆授故也柳子厚南遷始究佛
法作曹溪南岳諸碑妙絕古今而南華今
無石刻重辯師謂自唐以來頌述祖師者多
矣未有通亮如子厚者蓋推本其言與孟氏
合其可不使學者日見而常誦之○子瞻在
惠州被命遷謫僧耳蘇軾惠守方子容來弔
曰吾妻沈氏事僧伽謹甚一夕夢來別問何

往曰當與蘇子瞻同行後七十二日有命今過其日豈非事已前定南行之日攜阿彌陀佛一軸人問其故荅曰此軸往生西方公據也及在儋得蜀人張氏畫十八阿羅漢遂為之贊復題其後曰佛滅度後闍浮提衆生剛很自用莫肯信入故諸聖賢皆隱不現獨以設像遺言提引未悟而峨眉五臺廬山天台猶出光景變異使人了然見之軾家藏十八羅漢像每設茶供則化為白乳或凝為花桃李芍藥僅可指名或云羅漢慈悲深重急於接物故多見神變倘其然乎今以授子由使以時修敬

三年袁州仰山有舍利石塔自然出現高二丈○黃庭堅謫居黔南制酒絕慾讀大藏經凡三年常曰利衰毀譽稱譏苦樂此之八風於四儀中未嘗相離雖古之元聖大智有立於八風之外乎非學道不知也云大般若經所謂於利於衰於譽於毀不變○法雲秀禪師謂魯直曰君作艷歌蕩人嫵心使逾禮越禁其罪非止墮惡道而已魯直自此不復作李伯時善畫馬師戒之曰為士夫以畫行已可恥況又作馬伯時曰無乃墮惡道乎師曰君思其神駿念之不忘異日必入馬腹伯時愕然乃多畫觀音以洗其過

四年四明大梅山法英禪師等十八人列狀于郡稱杭州僧元照至郡分淨土集云是唐慈愍三藏作雖以勸修淨業為名意實毀謗禪宗指為異見著空之人英等今檢藏經即無此文遂作解謗一通以詰之乞取問元照窮覈真偽照無以為答乃稱古藏有本州司

第五

知其理窮而敬其持律但令收毀元本以和

解之

此解謗書刻板在梅山說義上理最為作正

述曰大智以英才偉器受弘律之任資持之記與會正並行而獨盛於今時其為名世有足重者及觀其偏贊淨土述新疏以反智者假慈愍集以畔六祖何為其若是

也邪大氏此師檢身之學為有餘而明心之道未盡善也慈愍集已毀律家猶存新疏識者必能別之

五年二月錢唐律師元照於四明開元寺建戒壇準律如法為東南受戒之勝

元符元年袁州木平山有舍利石塔自然出

現夜放五色虹光有丈六佛在月輪中觀音羅漢列侍左右

二年袁州東山石崖有羅漢尊像出見○夏四月不雨袁州守臣王古往禱于木平山聖塔巖中放光見白衣大士身金瓔珞獲舍利五色大如竇中有臺觀之狀復往仰山塔所

見泗州大士維摩羅漢列居左右已而大雨
窟足郡聞于朝詔賜木平塔曰會慶仰山塔
曰瑞慶

三年詔治泰陵世宗登封令洛陽樓昇四明
至尚書請因餘力修嵩高少林道場官民同

役一朝而具名曰面壁蘭若既而林中產芝
五

草十二本兩甘露于池上夜有光屬于天後

山陳无已為之記

徽宗仲宗第十子宋真宗宋真宗

建中靖國元年法雲寺佛國禪師惟白撰續

燈錄三十卷進上賜御製序○七月東坡蘇

軾卒於毗陵時錢濟明侍旁曰公平生學佛

此日如何軾曰此語亦不受運化

崇寧元年赦書節文應天下名德僧道為眾

師法未有謚號者仰所屬勘會以聞

二年賜終南山唐澄照律師道宣律師慈大

師天竺山慈雲大師遵式謚法寶大師南屏

梵琦謚寶相大師孤山智圓謚法海大師

三年敕迎相國寺三朝御讚釋迦佛牙入內

供養隔水晶匣舍利出如雨點因製讚曰大

聖釋迦丈虛空等一塵有求皆赴感無刹不

分身玉璽千輪在金刹百鍊新我今恭敬禮

晉願濟羣倫○詔謚白馬寺摩騰三藏啓道

國通法師三法蘭開教招持法師雙林傳大

士等空紹覺大士方山李長者顯教妙嚴長者○揚州奏泗州大聖屋見于普慧塔四年金州奏清湘有豪光見獲石羅漢賜名感應瑞像迎至精舍大放光明○尚書王古因闕大藏撰法寶標目八卷其法於每經之下錄出因緣事迹所說法門使覽題便能知白沙門梵真為對校刻其板於永嘉五年十月詔曰有天下者尊事上帝敢有弗虔而釋氏之教乃以天帝置於鬼神之列瀆神逾分莫此之甚有司其除削之又敕水陸道場內設三清等位元豐降詔止絕務在檢舉施行舊來僧居多設三教像遂為院額殿

名釋迦居中老君居左孔聖居右非所以奉天真與儒教之意可迎其像歸道觀學舍以正其名洛京沙門永道讀詔泣曰域中孔老法天制教故不違天佛出世法天人所師故不違佛自古明王奉佛以事上帝者為知此理也佛法平等故其垂教雖聖凡俱會而君臣尊卑之分莫不自殊祖宗以來奉法已定一但除削吾恐毀法之禍兆於此矣聞者為之憮然大觀元年詔將作監李遇往啓聖院移釋迦拊檀像置御容殿與像已至而朵殿橫梁低不可度衆方懼像忽斂有俛首與竟度無礙

上下為之鼓舞上嘗聞太后禮像於足下度
線翌旦上幸寺焚香令小璫持紙度像足衆
失聲曰過矣上益嘉歎○敕道士位居僧上
○敕左街淨因寺道楷遷主法雲賜紫衣定
照禪師楷表辭曰貧道幼別父母為之誓曰
出家之後期不以利名為求當一意學道報
罔極度生靈答君恩有渝此心永棄身命今
若竊冒寵榮則上負親心下違本誓敢辭上
遣開封尹李孝壽齎敕書諭之楷確執不回
上怒收付獄有司問長老有疾法應免罪楷
曰平生不妄語豈敢稱疾罔上遂受罰著逢
掖派淄州都城道俗莫不流涕

并體
張淡

二年正月上受八寶大赦天下敕淄州道楷
自便師歸隱芙蓉湖之菴居學者益至朝廷
聞之賜額華嚴○西京寶應寺僧孔清覺居
抗之白雲菴依倣佛經立四果十地分大小
兩乘造論數篇傳於流俗從之者稱白雲和
上名其徒曰白雲菴其說專斥禪宗覺海愚

馬王

禪師力論其偽坐流恩州

鑑曰白雲之徒幾與白蓮相混特以無妻
子為異耳人見其晨夕持誦躬耕自活為
似可敬然察其愚癡誕言妄干正道則識
者所當深嫉而力排之也

三年敕勲臣戚里應功德墳寺自造屋置田

止賜名額蠲免科敷從本家請僧住持不許
指占有額寺院充墳寺功德許御史臺內侍
省彈劾施行

致和元年敕先聖廟用二十四戟曾參等所
封侯爵犯先聖諱甚失弟子等師之禮別擬
封者七人

曾子先封侯立伯司馬牛楚立子
張雍立石夷魯立梁開顯立南宮
子寧立已上六人在七十弟子數立止明
故祀

述曰世之為儒者知尊夫子為先聖而不
知避其諱如唐宋詩人好以先聖名為戲
其不知禮若是退之詩云乘桴追聖丘歐
陽詩云仁義丘與軻又丘門安敢輕論詩

二儒排佛老尊孔孟常切切然而反侮聖
人之名韓歐尚不知禮餘不足責也大哉
祐陵之知尊先聖也謂曾子等封邑犯諱
為失弟子之禮而別擬其封後世為儒者
有能推此意義達之中朝乞行回避之條
豈不為儒門之有師法

筠州沙門惠洪字覺坐交宰相張商英節使
郭天信流崖州靈源清禪師聞之歎曰蘭植
中塗必無經時之翠桂生幽壑終抱弥年之
丹古人謂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
也在覺範有之矣
二年侍郎遺知白自京師至臨川觸暑成病

忽夢白衣天人以水灑之頂踵清寒覺而頓
爽於是集古今靈驗作觀音感應集四卷行
於世上列族。嘉州奏風雷折古樹中有定僧
爪髮被體詔與至禁中譯經三藏金總持令
擊金磬以覺之音收詢其名曰我遠法師弟
慧持也因遊峨眉山至此問欲何歸曰陳留古
樹中詔以禮送之因圖形製讚云七百年來
老古錫定中消息許誰知爭如隻屨西歸去
生死何勞木作皮凡三傷本錄
述曰持師本傳謂在郛縣龍淵顧寂有臨
終遺命今乃游峨眉山至此意者聖師神化
不可以生死之迹為之拘也

三年譯經三藏明因妙善普濟大師金總持
同譯語仁義筆受宗王南遊江浙至秀州車
溪密印寺沙門澄鑑問三衣右會及旋遠左
右總持答曰聖教但言以衣履身不曾挂於
有上西天遠旋自北至東耳
述曰自昔議右旋速國也作總如因草菴
之立言有二句自佛之右自我之右蓋矣
然草菴誤執自我之右謂右袒轉於右脇
是吉是吉轉外是吉但樂是吉頭是吉右回詮善是吉左是吉回是吉聖髮右旋是吉左是吉自
東而南謂是譯人之誤而不知其自誤也

夫自我之右自用也自佛之右遶佛也今
所立義是遶佛而戀慕也何關自我之用
邪大經右遶拘尸正是此義今人右遶多
用自佛其事已定尚恐惑於草菴之言故
不得不辨金總持自北至東正自佛之右
也若南山東回北轉自是說戒集衆之義
此自我之右也毋惑

崖州惠洪得旨自便

總

四年方士言陳留八關寺佛指乃海狗指耳
有詔取驗火焚鐵鑪十餘日色不變敕加禮
還之
六年九月一日杭州靈芝元照律師跌坐遷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化證曰大智毘尼之學親自佛制文殊已下
不措一辭如世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自大法
東度律學未明至唐正觀南山律師始作戒
疏彙疏事鈔以弘四分流傳四百載釋義六十家
唯允堪師會正記獨為盡理至照律師始約
法華開顯作資持記以明南山之宗於是會

正資持疏為二派

七年初永嘉道士林靈素挾妖術遊淮泗乞
食於僧寺是年至楚州與僧慧世抗言相歐
辨于官郡倖石仲喜其口辯脫之挈入京師
謁太師蔡京以為異人引見上即誕言曰上
即天上長生帝君居神霄玉清府弟曰青華

第二〇〇冊

帝君皆玉帝子也蔡京即玉清左相仙伯靈
素乃書劉仙吏褚惠也上大嘉賜號金門羽
客築通真宮以居之因自號教主道君皇帝
建寶錄宮設長生青華二帝像詔改天下天
寧觀為神霄玉清宮靈寶既得幸念焚州之
辱日夜以毀佛為事引方士劉棟為已助上
益安其說云初是上嘗夢赴青華帝君召游
神霄宮覺而異之敕道錄徐知常訪神霄事
或告曰太一宮道堂林道士累言神霄嘗作
詩題于壁知常以聞召入見上問曰朕昔見
東華帝君聞改除魔髡之語何謂也靈素遂
縱言曰佛教害道久矣今雖不可滅宜與改

正以佛刹為宮觀釋迦為天尊菩薩為大士
僧為德士皆留髮頂冠執笏詔可林聖素傳作
趙氏賓退錄云東坡守揚州夢行山間一
虎來噬有道士叱虎去明旦一道士投謁
曰夜出不至驚否坡咤曰鼠子未欲杖汝
皆汝謂吾不知汝子夜術邪道士駭而退
獨王
徽宗夢神霄蓋此類也
述曰明皇夢帝室楚金華為書多寶塔額肅
宗夢僧誦寶勝如來代宗夢遊山寺本朝
仁宗夢景德寺門龍蟠神宗夢神僧馳馬
空中此皆佛力法力諸師慈善根力自然
感化之所致耳非同神霄子夜妖術之比

惡癡人妄引自證故不得不區別之

詔法燈禪師住襄陽鹿門郡將諷諸山辨金
昂詣京師作千道齋師曰童牙事佛且非風
狂豈當用十方檀施千里以媚道士郡將媿
而止叢林間而壯之西蜀寶梵大師昭符魯
直播之曰知文知武染衣將相也其嗣圓明

大師敏行子瞻稱之曰讀内外教博通其義
以如幻三昧為一方首者也燈父事圓明大

父事寶梵有自來矣

石門文

重和元年七月詔建壽山艮岳時大旱靈素
禱雨無驗蔡京始言其姦偽上不聽通真宮
一靜室常封鑰京遣人棄之有黃羅帳朱漆

倚卓京具以奏隨駕往視之但粉壁明窓而
已京惶恐待罪

宣和元年正月詔曰自先王之澤竭而胡教
始行於中國雖其言不同要其歸與道為一
教雖不可廢而猶為中國禮義害故不可不
革其以佛為大覺金仙服天尊服菩薩為大

賜玉

士

士僧為德士尼為女德士服巾冠執木笏寺
為宮院為觀住持為知宮觀事禁毋得留銅
鉸塔像初釋氏之廢外廷莫有承向者開封
尹盛章為姦人激以利害始為之從乃以上
旨諭蔡京京曰國家安平日久英雄無所用
多隄於此徒一旦毀其居而奪之衣食是將

安所歸乎必大起怨咨舉而為變諸君亡日
盡使誰任其咎上聞之怒曰是輩欲懼我耳
京家人勸之曰上怒矣京曰吾以身當之以
報佛會僧徒將投牒於京求辯論盛章廉得
之捕其首高僧日華嚴朋覺二律師凡七人
杖殺之左街寶覺大師永道上書曰自古佛
法未嘗不與國運同為盛衰魏太武崔浩滅
佛法未三四年浩竟赤族文成大興之周武
衛元嵩滅佛法不五六年元嵩貶死隋文帝
大興之唐武宗趙歸真李德裕滅佛法不一
年歸真誅德裕竄死宣宗大興之我國家
太祖太宗列聖相承譯經試僧大興佛法成

憲具在雖萬世可守也陛下何忍一旦用
人之言為驚世之舉陛下不思太武見弑於
閹人之手乎周武為鐵獄之囚乎唐武受奪
壽去位之報乎此皆前監可觀者陛下何為
蹈惡君之禍而違祖宗之法乎書奏上大怒
敕流道州上以京執不宥行遂罷輔相之議
專決於左右盛章逼僧錄洪炳上表奉旨於
是盡改僧為德士悉從冠服瓦則毀之京數
懇列於上前曰天下佛像非諸僧自為之皆
子為其父臣為其君以祈福報恩耳今大毀
之適足以動人心念非社稷之利也上意為
之少回

錄

卷

述曰蔡京初見靈素以為異人引而進之將結知於上以固其寵耳及靈素得君而接罷佛興道京始懼物論亟言其妄無及矣亦猶京初薦童貫以為能事及專主北伐不悉稟廟堂京始大疾之屢言其過無及矣大抵蔡京以姦人之資欲引黨助己

聖

十二

以專國政而童貫靈素亦姦人之流故不能相容而反相疾然則蔡京之進二姦不能無罪矣或謂京能言二姦之罪者知悔舉也則將應之曰京以二姦專擅不與已協言其過者疾之之辭非同中正君子之清議也

錄

總

泗州浮圖僧伽像將加以冠忽風雨晦冥裂其冠墮門外太守聞之大驚遣詣像前謝曰僧伽有靈安敢再瀆起○敕廢乾明寺為五寺三監楊戩議廢太平興國寺為郊肆民舍初拆正殿瘞佛像於殿基之下肢體破裂已而戩病胃腹潰裂而死起○詔天下建神霄宮州郡俾費多以巨剎易其額太平州將拆承天寺一之日董役兵官墜馬死二之日都匠墜屋死三之日兵官墜馬折臂主其議者石儀曹一子十歲為金甲神僊去其衣納于浴室大龕中聞神言曰石某絕嗣是年子亡石客死京師○永道至道州郡守僚屬

同時夢佛像荷枷入城翌旦師至守知其異令善待之城軍民多患寒疾或求救於師師素受西天真言法病者飲所呪水及爲摩頂無不愈求者既多乃爲泐於營內以呪之○三月京師大水龜鼉出於院舍宮廟危甚詔靈素率道士治水屢日無驗役夫數千爭

賜

十三

舉挺欲擊殺之靈素走而免上聞之不樂俄而泗州大聖見于大內凝立空中旁侍慧岸木叉上焚香拜禱大聖振錫登城誦密語頃之一白衣裹中跪于前若受誠諭者萬衆咸親疑龍神之化人也既而水退詔加僧伽大聖六字師號靈素復勸上削去之以舍人許

翰林制辭太衷罷其職○九月臺臣率僚屬奏林靈素姦邪小人妄議遷都改除佛教罪當誅戮不報○十月靈素與宦官分黨交諍又於道上冒太子節上始惡之榜于神霄宮曰褚惠罪惡不悛帝命削其仙籍永爲下鬼十一月放靈素歸温州賜死于道囑門人歸葬

爲數屋冢其冢事江心改其地爲寺達人愛其冢請加葬焉以不知其遷徙止於是內外俱以廢佛教之罪歸之○餘姚法性行持禪師初受請過上虞邑令王君請說法要師登座云頭戴烏巾身披鶴氅分明好个神仙解弄曹溪技倆今與大衆皆擊節長歎時會中有垂泣不能已者即既後得法於某師和上其家爲四明靈氏於志勇爲高伯祖

歷住年歷雲門重寶蓮聖名列祖圖○石門惠洪禪師寓湘西各山取雲門臨濟兩宗自嘉祐至政和凡八十一人為禪林僧寶傳三十卷自寧通慧之後傳僧史者唯師而已○昔雲居祐禪師於宏覺禪師塔東作郊塔曰凡住持者非生身不壞火浴無舍利者皆以骨石填於此其西作郊塔曰凡僧衆遷化者藏骨石於此謂之三塔白雲端禪師曰天下叢林之興大智之力也大智蓋祖堂當設達磨像於中大智像西向開山像東向不當止設開山而略其祖宗也覺範論之曰白雲雲居識度高遠斯可為天下法也○八月下詔曰向緣姦人建議改釋氏

之名稱深為未允前旨改德士女德士者依舊稱為僧尼○九月詔大復天下僧尼道州永道量移近郡已上錄見國朝會要本朝通鑑通鑑法同傳并案未備述曰佛法危運故必有姦人為之亂法而主上竟受其蔽及運當泰來故衆人交攻主上一寤於是降詔自洗指靈素為姦人十五而且大復佛法初蔽後明皆法運使之而然也十四七年四月四明東湖二靈山知和菴主亡師晚事南岳辯師辯師因遊方至四明郡以名利邀之力距不受問其故曰近世住山者多以賄得吾恥之弗為也正言陳承與之遊自

雪竇招居二靈山金欄菴三十年不出山間
道者以未至其居爲之恥嘗有一虎爲傳師
既亡虎臥死于爐餘之地三年有僧自蜀來
問海軍者何在入言此但和公耳蜀僧曰正
其人也見其塔曰此非吉地歲餘勸土人爲
結石龕易葬之見骨身舍利盈溢光曜林表
○六月道州永道得旨放回敕住昭光禪院
賜名法道以旌護法○八月詔罷黃老學
八年七月吳國公主敬重空門敕品官庶民
如有毀辱僧尼罵稱禿字者照祥符三年指
揮治罪○十二月上遜位于皇太子居龍德
宮稱太上皇

述曰恭惟 道君上皇以聰明神武之姿
當天下之無事其於法 祖宗之崇佛可
謂至矣賜續燈錄製序追謚漢唐諸祖師
恭禮釋迦佛牙爲之製讚此十六年之良
心也一旦茲人用事尚道而毀佛於是上
心始惑而宣和廢釋之詔行矣旣而天降
瑞水役夫舉挺以逐靈素忤宦者之黨冒
儲君之節上始大惡之擄罪于門放死于
路亟下詔罪已大復佛法罷黃老學然則
上之良心猶故不失是蓋大法之見運而
魔外得以肆其義也何傷乎
道君之聰明神武哉

欽宗

四月十三日 宋廢帝 名承寧

靖康元年正月金虜犯關二月金虜退

○詔曰比自大觀初聖節行香許就道觀令

後道君聖節仍就道觀若乾龍節仍就佛寺

建道場一月一依祖宗舊法其道士官階並

與追毀○十一月金虜再犯關詔皇弟康王

為天下兵馬大元帥

二年正月上幸虜營四月虜退二帝北狩于

韃州五月康王即皇帝位于宋州

述曰太祖始封宋其後遂以建國暨汴京

失守而高宗即位于宋所以上合建國之

符下昭中興之祚也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佛祖統紀

十月上幸揚州遣使八輩召金山克勤禪師
詣行在所演說禪法賜號圓悟○東京留守
宗澤以承制命法道法師住左街天清
寺補宣教郎總管司參謀軍事為國行法護
佑軍旅師往淮顧勸化豪右出糧助國軍賴
以濟 佛祖統紀卷第四十六 碣五

第二〇〇册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二〇〇冊